

將軍生死錄

皮定均傳

张凤雏 著

崇武海战击沉『永昌号』

孟良崮激战七十四师

朝鲜战场的冷枪冷炮运动

坚守太行山 神出鬼没的『皮猴子』



将军生死录——皮定均传

张凤雏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(沪)新登字103号

封面题字：李 铎

责任编辑：吴金海

封面设计：陆震伟

将军生死录——皮定均传

张凤维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 74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8.5 插页 9 字数 398,000

1994 年 6 月第 1 版 199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,000 册

ISBN7-5321-1176-8/I·894 定价：14.80 元

引 子

一九七六年七月十四日，人民日报、解放军报，以及有关省级报纸，突然把皮定均将军的照片框上黑边。东南天空一颗明亮的将星殒落了。

人们对着那帧遗照，想起叱咤风云的皮旅，想起据说是毛泽东主席挥毫特批的六个大字：皮有功，少晋中。

一个将军在他指挥的一场战争中，行将胜利时被一颗子弹击中头颅，是最好的一种死法。在演习场上以身殉职，也十分壮烈。最平凡的莫过于老死病床。皮定均将军是为了去参加东山岛三军演习，座机撞山而死的。他刚刚出院，害的是三种眼疾，其中一种是精神性青光眼。他为国家担忧，急出青光眼病，医生本不叫他出院，就在牺牲前夕，他曾先后四次向上级请假去上海或南京医治眼疾，因没获准未能成行。三军反登陆演习在福州军区与广州军区的结合部东山岛进行，福州军区是东道主，皮定均是应该到的。因他眼睛刚做过手术，军区党委作决定不让他参加这次演习。但是演习场的军区某副司令，几次打电话说，三军捏不在一起，非要他去。

他去了。临上飞机前几个钟头，也就是七月七日清晨，他按

老习惯散步时手握袖珍收音机，一边走一边听新闻，听着听着他突然叫他的大儿子皮国宏：“快回家叫你妈妈打开收音机，朱老总死了！”这天早饭一家人吃得很沉闷。大儿子皮国宏为父亲的安全担心，说：“我要去演习场，一是学习，二是有人打黑枪，可助小刘（警卫干事刘荣秀）一臂之力。”为此，皮国宏特向南昌陆军学校主持工作的副政委杨祖兴正式请准假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皮国宏牺牲后定为烈士。

陪同皮定均的秘书萧有明这次出发带上了手枪。萧有明，浙江省嘉兴县人，一九三六年出生，一九五六年入伍，一九五八年入党，一九六八年调任皮定均秘书。

一声惊雷，结束了皮定均勇武刚烈的一生！

追悼大会上花圈如海。皮夫人张烽亲自布置会场。她没有掉一滴眼泪，八百多个花圈都经由她提出如何安排，布置得井井有条，使得负责这项工作的军区文化部副部长林拓止不住流泪。可是，当张烽单独向笔者诉说时，却控制不住积在内心深处的感情，潸然泪下，谈话每每中断。

皮定均牺牲一年后骨灰送往北京八宝山，牺牲后十五年，应豫西老根据地群众的要求，部分骨灰安葬在登封革命烈士陵园，部分骨灰依照皮夫人张烽的愿望，安葬在毁机的灶山之颠。张烽别无他求，只希冀自己死后与丈夫和长子一起长眠在云霞缭绕的灶山上。她托人从惠安石雕场购得一块上等雪青石墓碑，自己撰下碑文，道是：

九死一生，将军闯过枪林弹
雨，永留百世英名；

人妖颠倒，亲人竟遭机毁人亡，谁解千古之谜？

她亲自托人请工匠刻好，运往四百米的高山上。

碑文所撰“九死一生”实不为过。

皮定均头上有块刀痕，四指长，在后脑正中，疤的下缘紧挨生命钟——颈与后脑中间的那条小沟，那是他在红军时期和敌人拚大刀片时受的伤，倘若敌人的刀刃再向下劈半指，他也就革命到底了。

他左腿髌关节上面，前后对称有两个凹进去的疤，比筷子略粗，那也是红军时期在一次撤退中被敌人的子弹击中留下的纪念。他带着伤脱离了死神的追击。

他后背上的伤几十处，大大小小坑坑洼洼，一直残留着手术刀刺石子的痕迹，那是被炮弹崩飞的石子，其中几颗正对着心脏，再稍深一点，一颗从来不肯平息半刻的心也就永远停息了。后背上的伤痕折磨了他一生。保卫队员们告诉笔者，他睡硬床时背就痛，每到一处，都要把他的床垫得软软的。

在太行山南麓，他与鬼子拚刺刀，深入虎穴搞侦察，鬼子恨他，甚至派特务要暗杀他，他睡眠时枕头底下放一把大刀，硬是把特务给镇住了。

千里突围路上，一颗冒着烟的手榴弹落在他的脚下，他的警卫员把手榴弹一脚踢开，生与死之间不容毫发。

战争结束了，他心在战场，枕戈待旦，战将的生活依然充满了惊涛骇浪。他为了神州大地的神圣尊严，最终还是献上了最可宝贵的生命。

事隔好几年，皮夫人张烽回忆起他的死时说：“有一次，他到医院看望一位患偏瘫的战友，回到家时对我说：‘我将来要是得那种病，你给我点安眠药。我可不那样活着受罪。’我说：‘你不会得那种病，你呀，要死也是一倒下就死了。’这话却应验了。”

他没有倒下就死。皮定均坐在他的座机上，化作一閃惊雷！

一生戎馬行
丹心為人民

江澤民

一九九二年六月廿四日



皮定均将军



毛泽东同志和皮定均（1968年8月在北京）



皮定均的马夫“老八子”



皮定均1944年8月在太行七分区司令部驻地林县上庄



中国工农红军教导师二团部分同志（1937年夏在庆阳）



1949年4月渡江前夕观察江南岸敌情



皮定均、张烽和母亲、
儿子、侄子的合影(1950年元月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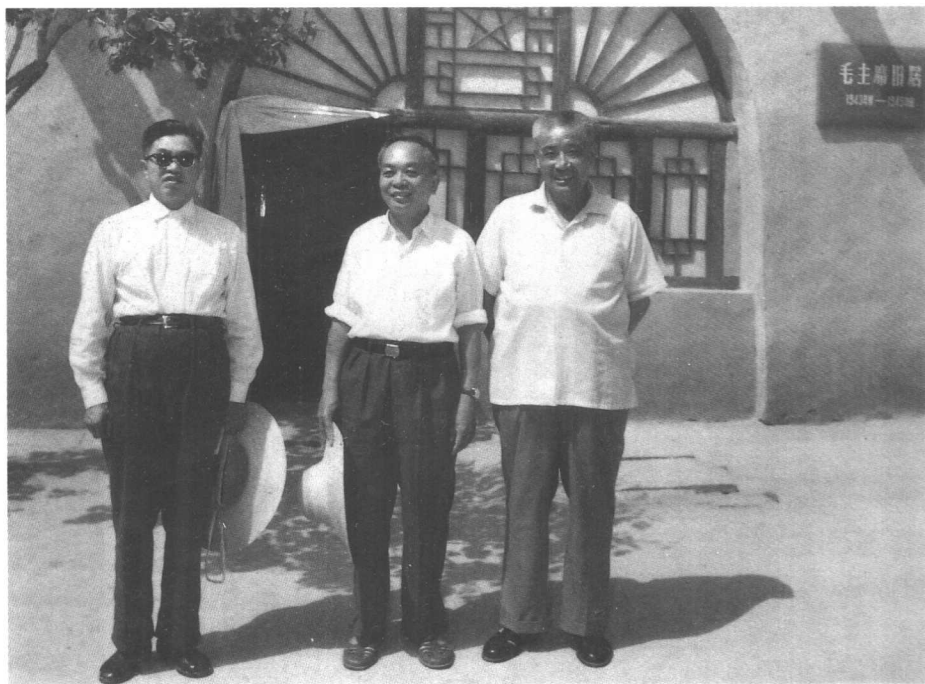
和先遣支队老战友在一起（1958年11月）



陪同朱德、谢觉哉、徐特立等视察福建某水库（1963年冬）



皮定均在新疆时留影（1973年）



陪同越南客人武元甲参观延安（1973年8月）



皮定均和夫人张烽（1975年4月）



皮定均同志追悼会后（1976年7月）



皮定均的儿女

第一章

一

这是一座火神庙。

庙不在大，有神则灵。人们都说，这座庙有神。它享受着方圆百里的香火。火神有六只手，三只眼。六只手就像螃蟹那样伸向四面八方。而三只眼，两个和凡人的眼睛一样，但中间那只是竖着的，瞪得溜圆，叫人望而生畏。它威武地坐在那里，傲视着大别山远处耸入云霄的峰峦。它的两侧站着披坚执锐的战神，全都龇牙瞪眼。庙顶上结着蛛网，蒙着烟垢。火神爷前面是一张油渍斑驳的大供桌。地板是砖砌的，供桌前的那一方地面磨得凹陷进去，那是善男信女们用膝头甚至额头磨下来的历史印记。那上面烙印着成千上万人的美好憧憬，也烙印着成千上万人的愚昧。

不过，也有不敬畏它的人。

有一条规律：一个新的革命运动兴起，往往伴随着破坏这些千百年来人们崇敬的偶像，五四运动的大潮席卷神州，到处都砸烂孔家店，大别山发生苏维埃运动，兴起打菩萨，是耶非耶，历史